

聖

學

宗

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
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
訓連群講學無虛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
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
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闋補泰安訓陞南豐

諭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同志之會彌盛其論學

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
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
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
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卽明德無時而昏大學所謂
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學者之於良知
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先師云明翁初講
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程

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
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
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
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
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
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
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擇取其所謂
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
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論困知勉行只說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
知質美者合下便明得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
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
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
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
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
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
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

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

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
腔子裡心苟只在腔子裡面則凡腔子之外可
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爲不放手
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着馳於彼則不
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誠意謂之母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
示人耳此便是自己慊足底真功夫而非有所
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

而知之靈體自做三張自裁至下之故舉下之名
曰猶少聞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感利害之便
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語之獨處云云獨知
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獨處自然有知
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
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
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爲無及矣故獨在
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謹恐懼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程子每見人靜

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

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

定氣凝神可也周子立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

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

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

夾雜方是源頭潔淨一菴曰此是以良知爲未

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加

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

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
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禱慮何以却之
一菴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
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
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
無念非惟勢有不能耶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
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
雜徒自勞擾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
稱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

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
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梅真覺流行不
滯之真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

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
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
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
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士農工
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
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

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秦州草偃場有朱恕字光信日樵采易麥稻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糝

爲糗以樵一日過王心齋間而行吟曰離山十
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而呼
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
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我有矣怒因前而負墻
竊聽心齋語浸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
聽聽畢乃樵疲則弛檐跌坐仰天浩歌聲若金
石天寒甚單衣帶索行吟自如也 興化有韓
貞字以中自號樂吾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
假貸於人爲甓雨壞甓坏貸不能償并其蓬屋

失之日若破室中聞樵者朱恕風從之學繼又
學於王襍襍心齋先生之仲子也漸習識字輒
自味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
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後於學有得毅然以
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隨機誨誘之
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
趺坐而論學或拏舟如別村聚踰數日又如一
村聚徧所知交相與論講而還翺翔清江賡歌
互味覩聞者率欣賞樂從之一日聚講泰州心

齋祠座中或舉某處高第居顯官而一旦小不如意遂自熱中貞從傍拊膺嘆曰安能識此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坐咸爲悚然 繁昌有夏廷美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味誦時以己意銓解日閱諸註釋更不了了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須是天人不知
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
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
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
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
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動襲紙上陳
言挨傍别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
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理欲似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

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不

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

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廷美懼然起立抗聲

曰良知曾有聲臭耶 蠡測曰王一菴爲心齋

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真稱其爲心齋門人

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余游宦心齋故里

始得見其遺言而讀之因爲表著於編後矣韓

夏二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

教由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博地
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聞見非所先具
可鑑矣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
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
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
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
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

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凡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廷大會見顏山農因自述遭危病而生死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
克去已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
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
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
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
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
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
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
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

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
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
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
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說宗正默不
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
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
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
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
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

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
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
世何緣得脫此苦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
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
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豁然不應翁曰君自
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
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
痼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豁然曰是
則予之心得身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

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
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
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
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
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廷
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
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
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
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

更有實用也近谿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
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
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
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
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
柰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
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谿曰梁公以人
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
沒其成事固在柬之耶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

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
谿復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
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
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
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
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
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
塞其職耶存齋大然之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
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

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
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
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
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
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
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
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
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膺捧入京，禮成請告。
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
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
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
梁某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惟文罔予嘉
其志遑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
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
坐中坐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
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

相這形神相入不待言說言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徃徃執諸言詮善武者一切放下放
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
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
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
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命諸孫掖出中堂
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
德近谿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
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撒形骸

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
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俗間
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
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
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
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
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
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
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

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
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
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
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
生憎萬死終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
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
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
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
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

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
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
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
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
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
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
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
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

誠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問今時談

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
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
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
爲有矣 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殼手乎友人
曰有殼手有不殼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
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
殼手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
進日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
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

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
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間答而言事
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間答如何是理之親
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
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
然聽着汝心爛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
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使
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
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息便是致知力行親切

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
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
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
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
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
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汨更也曰今蒙所教
果然如睡喚醒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
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
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

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

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日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誠不能不疑日子聞吾言乃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曰是耶爲不學而能矣其友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耶欲不炯炯得乎曰不能已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與聖人不同

體 一友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懽然對曰某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大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

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
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
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茲栢林
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
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
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
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
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
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
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
動視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
過矣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
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
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
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
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先生嘆曰好造化
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鐘子其友方

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是戒懼奈他日用不知先生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童子日用捧茶此不慮而知覺得是知能捧茶此則以慮而知人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今且言子心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太虛無物夜氣清明曰此皆套語與今時心體不切適群胥供茶循序而進因目

以告之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生日
群胥進退恭肅謂其心不寧靜似不可也日如
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
舉子者多只以讀書作文理家應務爲日用常
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頭路且須異樣
工夫故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把捉爲
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
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更不離時刻
常在諸生試觀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

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
耶生日戒謹恐懼是用功不應如是現成曰諸
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全不戒謹其
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
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
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
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
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
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

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汝諸人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起檐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一友云連日見身心無大失錯頗覺快暢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

而歎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
無兩樣頃之復問曰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
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所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
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日心中覺光光精精無
有滯滯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
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
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
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
獻茶來時隨衆受之啜畢來接時又隨衆與之

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聖賢惓惓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

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
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
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
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
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其常欲照管持守
有時間斷奈何日子今只去照管持守把學問
做一件物事相着便方所而不負妙我今勸汝
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到要去如何學問如何
照管持守我的學問時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

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
的心腸則那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
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
之際又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慶喜說我何
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
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
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郎在是豈止免
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無難矣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

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
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
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
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
無頭學問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
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
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
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
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

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北人言人可用
曰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
中形容之耳 問工夫再難轉泊心胸茫無畔
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氣力又有大見
識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
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轉泊便以不屑轉
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
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
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因問此卽是致廣大否曰

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日中見有個廣大即顯而不微若得性命透徹工夫純熟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

一生自言此時聞教覺志氣勃勃不能自己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此子

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
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
日而通之萬世穀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
缺欠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爲專篤然
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
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
之則慎也曰耶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
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

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
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
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獨可得
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
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
皆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
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
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
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拳拳切切只爲

這些子費却精神玃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
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
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
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
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不亦
悖且難也哉 問君子終日乾乾可是常知覺
否曰不止常知覺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
行曰知行並進非乾乾而何曰未有乾乾而不

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
日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
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耶一時已難保矣曰
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
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
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柰賴
他執處不固蓋吾人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
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微渺非如耳目聞
見的有迹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古學人不吝不舍此而趨彼如實實要入此門
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
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
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塞住路徑
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惛然悟然然醒雖
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 問群龍無首
乃見天則天則如何可見曰擬汝問果欲見天
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
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蓋易象

原出自文王詩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於岸其所謂
畔援歆美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如今
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
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但不用之可乎曰
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咸環聽不舍乃進講生
問以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

放下先生曰只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竦然曰
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
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
諸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
朗鳥明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
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
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
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

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來大抵皆然矣又何惟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翁紳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指破方不至錯用功

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

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
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泰天光用力愈
勞違心愈遠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
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
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
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
其大晨興夕寢矜提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
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性之
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知不假思能不假習

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後
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
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求個能其功夫比之不
學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
的確信其爲入聖塗徑以更相投受傳至于今
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決髓
淪肌矣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
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萬
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

明覲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
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
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
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眾亦是個人我是這般
意思大眾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
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
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
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

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

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
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
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只是吾人現
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
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
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
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為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
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
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一友自述平日用功只在念頭上纏繞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苦不能禁近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准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口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
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
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
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
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
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如
此渾淪是了又豈非學問詰者曰然則善都不
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曰只
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

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渾淪到底非爲善去惡
之學而何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爲工夫得
力先生曰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
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心中炯炯却赤
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
出自人爲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遽
然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
也曰旣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
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昧故卽常人而名爲
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
卒爲常人矣 坐中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
如何有去來或謂明暗果有去來先生問曰目
視耳聽卽汝天性耶曰卽天性也曰汝目果常
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
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
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復告
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

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目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耶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宗旨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孔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着他受用渾是青天白

曰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工夫須如磨鏡
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孟子謂知皆
擴充卽一知字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
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
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
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除覺之外
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
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必欲取喻冰之
與水猶爲相近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

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而水至共師
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消融而成水
也故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
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
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
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
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
莫非天機活潑卽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

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
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
畏天奉命不過其節節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
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
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
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
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得不
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
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
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
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
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
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
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
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
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

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學不學六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未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

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
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

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
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
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今日出門一
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
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爲狗象執迹出門一
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欲得開
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一家當則

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
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志願
虛費終生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
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
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
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
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
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人渾然是個良知其事
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

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

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
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
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見識高難以驟語 問
晦菴謂由良知而克之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
之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何如曰
若有不知豈得謂良知有不能豈得謂良能故
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偶歌萬紫
千紅總是春因憮然曰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
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

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
左呼則目即眈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眈右蓋無
時無處而不聽眈其聽其眈蓋無時無處而不
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
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
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
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

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
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
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弟去二字所以能
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調孝之與弟止舉
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
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
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
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
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

聖學宗傳卷之八

四十一

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
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
用也結菓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
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
指入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
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
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
以涵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
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

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 是欲知得千身萬身
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
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
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
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
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
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
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
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

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

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衽絲纒而和煖未曾
着屨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曰今能
存此心即可通諸書矣曰如何是汝心又如何
存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曰今時汝
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心是
活潑潑地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
便謂之存矣其生踴躍曰吾頓覺開朗 諸友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曰譬之酒家其何
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

曰此個酒海漫人滅頂汝自不知爾既而改容
悼歎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
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
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
以曰闔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戒之爲言最
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
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
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

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或病先生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先生曰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喻自純我無造端而亦何結果之有哉